

（清）曹溶輯
（清）陶範增訂

學海類編

8

(清)曹溶輯

陶樾增訂

學海類編

第八冊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第八冊目錄

北軒筆記	元·陳世隆	四二二七
學易居筆錄	元·俞鎮	四二四三
東園友聞	元·無名氏	四二四八
漱石軒筆記	宋·李隱	四二五五
遂昌山樵雜錄	元·鄭元祐	四二五九
震澤紀聞	明·王鏊	四二六五
蔗山筆塵	明·商輅	四二八一
井觀瑣言	明·鄭瑗	四二九一
方洲雜言	明·張甯	四三一
琅瑯漫鈔	明·文林	四三一八
敝帚軒剩語	明·沈德符	四三二七
敝帚軒剩語補遺	明·沈德符	四三七六
瓶花齋雜錄	明·袁宏道	四三八四
秋涇筆乘	明·宋鳳翔	四三八九
莘野纂聞	明·伍餘福	四四〇三
餘庵雜錄	明·陳恂	四四〇八
石田雜記	明·沈周	四四二九

簣齋雜著	明·陸邦	四四三七
寒夜錄	明·陳宏緒	四四四六
集餘五 考據		
資暇集	唐·李匡義	四四七五
北戶錄	唐·段公璐	四四九六
格物羸談	宋·蘇軾	四五〇六
猗覺寮雜記	宋·朱翌	四五三二
就日錄	元·虞集	四五九三
緗素雜記	宋·黃朝英	四五九七
文昌雜錄	宋·無名氏	四六三四
月下偶談	宋·俞炎	四六三七
辨誤錄	宋·吳曾	四六四七
文苑英華辨證	宋·彭叔夏	四六九九
歲時廣記	宋·陳元靚	四七四八
野服攷	宋·方鳳	四七八〇
肯綮錄	宋·趙叔向	四七八三
霏雪錄	元·劉績	四七九〇
文待詔題跋	明·文徵明	四七九九

損齋備忘錄	明·梅純	四八二〇
辨物小志	明·陳絳	四八二七
羣碎錄	明·陳繼儒	四八三四
枕譚	明·陳繼儒	四八四五
男子雙名記	明·陶涵中	四八五二
婦女雙名記	明·李肇亨	四八五五

北軒筆記

元 錢塘陳世隆彥高輯

宋臺始建謝瞻爲中書侍郎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瞻見其賓客輻輳謂曰吾家素以恬退爲禁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今勢傾朝野豈家門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謂宋公宜賜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嬉笑以絕其言及宋公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憂懼至是遇病不療臨終遺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一 記述

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尙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謝瞻之子兄弟劉鎮之之於叔姪頗延之之於父子雖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滿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觀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于公公卻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邪于是盡其餘創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愛錢可竝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僕也不

北軒筆記

意君質秀才之外復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纔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至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害浚鼎小人不可信如此雖然始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常州頻歲飢疫五苓夷強盛遂圍州城李穀病卒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二 記述

中糧盡災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杜預引兵圍之崧兵食盡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濯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逾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于周訪訪遣子掾帥兵與覽共救崧又唐崔吁入朝以弟寬爲雷後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突入成都寬不能制吁委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走之兵凶戰危男子不免爲牀下伏奇女奇妾于黃卷中得之吾獨爲之一快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國策甘羅言項橐七歲
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聞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寧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
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譚新論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
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
是皆學行之成于晚者乃知生而穎異者世不常有
或遭坎壈而失諸盛年者猶當晚學不可遽自棄也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
力門者出之東坡謂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晉文帝爲
琅瑯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
笑曰倉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宋王厥
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冰逃匿使捉衣襟從
後津吏疑之冰罵華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
數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昇藏於
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
策鞭泰背曰隴東軍士亦曹王何在亦獨在此追者

不疑爲貴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
乃知可以悅人于難雖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計
也

考亭云西伯勸黎者來以不伐紂其他事亦都作了若
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
事殷一句遂委曲回互如此其說然否曰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
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其伐崇勸黎只因紂
賜弓矢鉄鉞得專征伐故不道之國西伯得而伐之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四 記述

耳然則祖伊之奔告謂何蓋臣子之心有見於興亡
之會故因勸黎之事恐而奔告慮紂之必亡欲其改
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取紂之天下也觀其奔告之詞
只稱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
王伐崇勸黎都作了只不伐紂是謂曹操東征西討
都作了只未取漢是一樣然則孔子何私于文王特
爲溢美後人何私于孔子曲爲回互若以孔子之言
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繼文王
爲西伯勸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視師而曰西伯何

來蓋武王將欲伐紂而先勸紂也若然則文王之心
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
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
卒不知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
武之所以爲武也而考亭丁武之伐紂則曰武王于
此自是住不得丁文王以服事殷卻曰只不伐紂是
以文王之不伐紂反不如武王之伐紂爲直截也失
之矣

裝局取物俗語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者如棄謂之白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五 記述

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
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也則令妓
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鬪毆則又差
兵校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此設法之名
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吳越州縣賦調積逋
郡吏重斂不約戶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
圍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去八九時人
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
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忍

人哉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
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
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
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
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用達名分定風俗淳百
如秦和豎鳥獸魚鼈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
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
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六 記述

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
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
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
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
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博里子者秦惠王異母弟也歷事武王昭王戰勝攻取
號曰智囊顯赫尊重卒以壽終可謂人臣之極矣獨
可異者其卜葬渭南章臺之東富謂人曰後百歲當
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果建長樂宮于東未央

宮于西而武庫正當其墓夫秦自惠文至莊越百年而始爲始皇始皇在位又三十七年樽里之秦方自王而帝開代以來大一統之盛而漢宮之地已嚙定于一邱墓之閒盛衰倚伏孰非前定語曰力得任鄙智稱樽里自非神聖惡能前知若此哉

和洽言于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史著有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七 記述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望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不必廉才而後可用二三子佐我明楊仄陋惟才是舉和洽此議極合中道觀其不就劉表特從操辟以仲此議亦可謂知所事者

龍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汰下殺朱火嘩嘩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鬚隱目圓鱗薄尾汰於腹者雌螭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樽雞五

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蠣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者雄腰閉一遺碧色者雌鼠黃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黃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翼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沈者雄浮者雌蚶蛤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鰲魚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沈者雌

史記公孫宏主父偃兩人均起于微老子貧方宏牧豕海上與偃之困阨燕齊其窮一也六十上書而不稱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八 記述

旨與晚學縱橫干謁求通不召用其厄同也一旦遇合魚水交歡恨相見之晚其遭際同也宏外寬內深陰賊險刻殺主父徙仲舒偃通齊王懼燕趙其心術同也乃究其始終一則位終宰相封列侯蒙身後之顯名而延子孫之富貴一則身死族滅爲天下笑使非沒入孔車則白骨且不收矣天之禍福何同類而異施如此

裴度隸人王義當度爲御史中丞與武元衡議討淮蔡李師古爲淮蔡請不得搖陰遣人刺武元衡于道并

刺度擊首以氈帽厚得不死墜溝義爲扞刃而死賊意度死溝中矣遂舍之度免爲文祭義仍厚給其妻子淮蔡許大功勲皆以爲成于裴度李愬而不知無王義度與元衡同鬼錄矣朝廷論淮蔡功而不及義裨官小說安可廢乎

天道好生惡殺未有殺人而無報者也人但知英布文狀漏泄于幸姬之就醫疑姬與鄰人賁赫通將欲捕赫爲赫所告及其敗走江南也又以妻爲番君女故首番爲番陽人所殺不知項羽坑殺數一萬八皆布

學海類編

二

北軒筆記

九

記述

爲首虐故始則假手于項伯殺其妻子終則發難于愛姬戮及其身此天道之不爽者也史稱其爲布衣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並不聞謂王而復刑蓋初之坐法而黥出于無心乃骨相之成于天者也終以多殺而刑乃孽由己作非天也故不形于相也三人一體之中韓彭之誅大都亦坐妄殺之故後世之將可以鑑矣

建武中郡國羣盜竝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擄五人共殺一

人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勿問但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竝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非常少在民間熟知盜情亦不能爲此法也

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知得之于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王晏齊主思勸蕭鸞以弑所托非人哉華林之誅欲當噉粥得乎阮孝緒

學海類編

二

北軒筆記

十

記述

吐醬高矣

畢再遇兖州將家也開禧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累遷至鎮江都統制楊州承宣使驍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霅有戰馬號黑大蟲駿快異常衛主翁能御之再遇旣死其家以鐵鉅繫之闌中適遇岳祠迎神聞金鼓聲意爲赴敵于是長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前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

斃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無愧乎

伯陽生李樹下遂指李爲姓馬援本趙奢後奢能馭馬號馬服君子孫因以爲姓胡廣本姓周以端午日生不舉用蒟蒻盛之棄水爲吳姓者所得及長托胡爲姓陸羽有人得之水濱及長筮得鴻漸于陸因以陸爲姓車千秋齊田氏族也年老乘小車出入省中人謂車丞相子孫因以爲氏席豫本姓籍避項羽名改姓爲席束皙本疏廣後因避難去足爲束棗據以避姓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十一 記述

仇改姓爲棘代醉篇中尙有姓原之可考者茲僅錄其所見

趙奢以出部吏爲將破秦關與之下卽其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堅畱二十八日不行以懈秦師武安君智者豈其料不及此及二日一夜卷甲而趨關與亦已疲矣秦人悉甲而至未之或懈也危矣哉止爭先據北山上因以取勝固倏忽之奇乎前此堅畱一舍二日而數百里趨利其不至蹶上將也幸矣他日與田單論矣而以正兵用眾詘單之奇兵用寡是乎非予奢

以全趙爲關與之一戰單以敗齊完七十餘城如反掌吾未見安平之果在馬服下也

宜城驛有楚昭王廟喬木萬林多不知其名歷代不敢剪伐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廟後山城卽王居也其地獨高廣圓八九十畝號殿城其碑可爲書硯驛前有井亦云起昭王時每著靈異人莫敢汲豈以雲不移轉非獲罪而能顯赫至今邪袁有萍鄉卽王昔時得萍實處

蘇仙公耽升雲而去後有白鶴至都城北樓以爪擢樓

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公彈我何爲又丁令威仙去後亦化鶴來歸集遠東華表柱上語亦相同又唐元宗時蜀道士徐佐卿化鶴被箭帝幸蜀見壁間箭問其弟子曰此吾師所畱侯箭主至還之

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何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

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
嵩牛仙客始遷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
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
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誠以恩結之彼必爲朝
廷盡死元宗悅用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邊節度
使盡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致祿山
傾覆京室嗚呼奸相固寵一言可以亡國將相中外
之關可不慎歟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南陽僧靜如得一古硯置案頭把玩閒忽堂下一甲士
長三四寸升階依案宣言曰吾君欲觀漁於端溪僧
其避之隨有漁人六七輩長如甲士撒網於硯池一
將軍長五寸許與左右三十餘升硯指揮頃時網起
獲魚數頭遽命廚人促膳將軍指僧謂左右曰此亦
可烹以益魚席靜如怒而大喝卽滅無有俄有甲士
擁之以去倏忽入一宮見前將軍坐而怒曰何物大
膽乃敢驚余其置之死于時宮中火起僧因得逸聞
有謂之者曰助汝金以快尔心又曰爾胡不爲宋郊

僧夢覺身臥堂下土穴旁於是命徒持鋤開穴得一
蟻冢思助金鋤也又感郊渡蟻事遂掩而不毀焉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
有文才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宅
以生其僕趙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給之勞苦
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面至京
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李翰林頌楊侍郎徵之
發聲大哭二公驚謝曰吾被衣冠且與舍人交不能
恤其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歸京師求良士嫁之

學海類編 一八 北軒筆記

四 記述

皆有歸延嗣乃去狙獠石守道爲之傳以屬天下嘗
讀李善王成傳救主孤于患難之中皆古來奇男子
而延嗣拮据賸養鄰幾三女且不敢一面及長而走
京師訪主故交謀適良士何其從容有爲若此乃知
成仁取義必皆無所爲而爲者彼延嗣亦何知天下
後世咸高其行誼邪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君
子于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矣唐莊宗入梁喜不自
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

功也天下與余共之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于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言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之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醉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亦有所未優乎而吾于亞子輩學海類編一八 北軒筆記 主 記述

何譏

善謀者如弈之布子子定而勢從之勢定而翕張從之翕張定而勝從之昔漢高都關中據天下之勢從袁生出廣武以致敵人之從是也羽已得關中而更棄之則韓生以爲沐猴而冠故曰凡與人鬪不扼其吭而拊其背而能勝者未之有也昔諸葛公欲據荊州以爭天下而曰跨有荆益保其險阻東和孫權西交馬韓待天下有變一軍出宛洛一軍向長安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諸葛公之志諸葛公之事

也及據荆不得而定都成都觀其厝置頗大和孫權安南中撫輯蜀土屯田渭濱使諸葛不死走生仲達者關中甯可保哉關中既破許昌瓦解又安在無土不王故其與華歆王朗一書精明果確舉朝心悸胆落莫知稅駕之所夫操之臨死何爲而嗚咽嚔泣涕畏諸葛也分香賣履有求爲黔首不得之念知丕等不足脛健兒衣食也操實蹙死于漢中而史

學海類編一八 北軒筆記

夫 記述

唐劉晏領度支死之日籍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百物低昂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特以功名日盛眷遇日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衮輩者忌之至其誅死則因昔勛元載鞠獄伏誅而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銜私恨爲載報讎遂誣構以死而天下冤之使晏不勤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勤載事卽不理財固亦死也胡致堂乃謂

晏以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若天道報惡者然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亦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天下無兵也刑以防奸乃不論出於哀矜出于苛刻而徒曰舉陶之無後爲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騭者是使天下無刑也而可乎龍逢比干之死亦未必言利背義之爲害甚矣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主

記述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舜者準也循也禹者補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故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鑑此謂以子讓父臣讓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在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下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元宗

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輝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襲少不爲貶今諡號逾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修謂廟陵玉冊皆已刊成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諡號益行而廣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

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少負節概妻馬氏外戚家馬融兄女也岐鄙融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見憚年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主

記述

三十以重疾臥蓐七年嘗敕兄子曰丈夫生世退無箕山之操進無伊呂之勲天不與我復何言哉我死可立一圓石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愈京兆尹延篤引爲功曹與京兆尹唐珣以怨謗有郤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匿跡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密問曰子似非賣餅者倘有重怨或亡命乎我北海孫實石也閣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其名具以實告嵩卽迎歸白母曰出門得一死友上堂饗

之極懼日匿之複壁中數年當作尼屯歌二十三章
後諸唐死滅得赦拜并州刺史復罹黨錮獻帝時拜
議郎興平中自乘牛車往說劉表令將兵衛朝廷時
孫嵩亦寓表所不爲禮岐力薦爲青州刺史時曹操
爲司空舉畝自代乃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辛
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自畫像
爲主其雅志如此著書甚多亦漢末一奇士也

子閑宋昭憲太后本傳生邕王光濟早死次太祖太宗
秦王光美愛王光贊幼亡又燕國陳國二長公主則

學海類編

北軒筆記

元

記述

廷美爲昭憲出無疑矣此廷美被譏太宗謂宰相曰
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
俊而廷美傳言涪陵公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此
又若廷美眞非昭憲出者何也蓋廷美之出于昭憲
路人知之廷美之致禍則昭憲貽之金匱之詔曰汝
百歲後當傳位於汝弟嗟乎太宗不能一日忘情于
太祖能一日忘情于廷美乎反覆廷美始終未嘗有
一顯罪確情如淮南江都之逆戾也初告秦王驕恣
將有陰謀陰謀何謀也王適輩以告驟擢美官矣王

榮輩以交通安置矣比趙普以私怨恨盧多遜不藉
廷美則不中太宗之妬不藉廷美以中太宗之妬則
中多遜不毒趙白懋德明之報多遜弓箭之遺淮海
犀玉之索潘潏銀盤縣絲羊酒之私皆一時廷臣羅
織成之廷美何罪傳又云遣趙懷祿私其同母弟趙
廷俊夫廷俊果耿氏出天下莫不聞何必太宗嚙嚙
然鳴之於大臣大臣嚙嚙然鳴之于羣臣又孰敢謂
廷美昭憲出也况彼時宰相普也普言亦何可信乎
且太祖下滌宣祖尙無恙未幾而帝以太祖之仁孝

學海類編

北軒筆記

辛

記述

忍使其父有壯子之腰委故適他人者夫既已適他
人矣已爲失節之婦而陳國夫人之號又孰崇之蓋
太宗一時爲塗面之言以遮飾謀殺廷美之故當時
諱之史臣難之故其紀錯亂而矛盾使後世疑之必
辨之則太宗之殘忍趙普之險惡廷美之冤憤昭然
如日月之行天萬世不能掩也

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否曰此自有說蓋
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見惠帝懦弱不足以承大
業而已與呂后年皆漸高恐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

強功臣又皆在列一旦身死而太子不能爲駕馭特以如意類已故意屬之此帝之本情也卒以四皓羽翼太子不廢謂人心所屬恐易之而又失天下心也使帝果惑于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則亦何有于四皓且帝之殺韓信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在而太子間得天下事尙未可知故甯殺信而不惜使太子英武如帝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眞惑于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眞反也而果帝之本情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敖何以爲之羽翼

學海類編

卷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况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個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託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一以衍漢祚之長皆天意非人謀也若后先死而惠帝獨在必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是亦殷太史之爭紂使商不祀忽諸而已或又曰太子易則強悍之呂后不肯但立起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故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如此要之皆出於不得已不可爲萬全之謀也

七雄之末諸善戰者吳起以法孫臏以智田單以巧白起廉頗李牧以勇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公子特以卑身下士差勝孟嘗平原春申三君不知善爲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懼則騎劫頗則果腹而牧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宜無不糜碎者若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敵趙人四十五萬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入皆噉嗜懦將之所教而惴惴不振之餘也縱歸二萬人而獨留八萬人以戰外

學海類編

卷八

北軒筆記

三

記述

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其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取轉弱而爲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攻魏其志已無魏矣乃公子歸而致五國之師大破秦軍于河外走蒙恬乘勝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爲整轉弱而爲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閒行公子惟有飲酒近婦女以速其死耳蓋不欲以身秦國爲虜也或曰公子之善川兵獨其客善之不知客善兵而惟公子川之是

亦淮陰之善將而高帝之能善將將也孰謂公子不善用兵哉

張奐字然明北州人豪一任職即以二百人招合東羌破南匈奴七千之眾已稱奇功羌豪酋長感德贈遺金銀馬匹甚多乃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廢使金如粟不以人懷悉還之羌性最貪人人誅服梁冀被誅奐以冀故吏免官禁錮賴皇甫規力薦得復後寶武陳蕃謀誅宦事泄曹節等矯制詔奐圍陳蕃殺之以功封侯奐初不知本謀後

學海類編

八 札軒筆記

三

記述

知爲節所賣痛自悔恨封還侯印乘災應上疏力申陳寶之冤復爲節等所疾結司隸校尉段熲將害之熲憂懼奏記于段熲極哀懇段熲雖剛猛省書憐之既免于難時禁錮者多不能遜避俱至死徙奐獨門不出聚徒著書竟以壽終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命從薄葬諸子從之二子長芝字伯英次稜字文舒並善草書論曰士君子處世豈能遭際皆良所貴明哲善處而善處之道不過無欲謹退爲主蓋公能服

人讓能遠害持身之善物也然明辭羌金還侯印兩事可稱無欲功當封侯阻于宦豎而賜錢除郎並皆不受可稱謙退至奏記段熲不獨文詞古婉可追樂毅之書而曲意趨承深得明哲保身之道至於著書立言一門詞翰又其餘事種種皆可師法當不獨于將臣中論也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爲冠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于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僧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風

學海類編

八 北軒筆記

四

記述

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人問汝有此疾幾何時婢曰不然我曾伏侍柳郎君豈肯伏侍鬻緇牙郎也蓋柳宅家法清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如此今士大夫妻有此識者少矣婢妾亦知雅俗陶穀姜淺斟低唱與雪水烹茶趣味自別誰謂習俗不能移人乎

郭景純璞少好經術博學高才而其天文卜筮之術則受于郭公青囊書晉懷之際郭當筮之投策嘆曰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避居河東抵